

张书祥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奔人



奇

人

弃 人

张书祥 著

责任编辑：马春辉

出 版：农村读物出版社（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）

发 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三河永和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10.5

字 数：235千字

版 次：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000册

书 号：ISBN 7-5048-2734-7/I·371

定 价：15.50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及出版社调换）

第一章

1

别洪民早晨骑车离开油田，十点多钟回到别沙湾。刚下过雨道路泥泞，统共不过五十华里，竟用去三个多小时。他不急于进湾，想玉玲准在田里揪花，应先去干一阵，再一同回家去吃中饭，把上午失去的时间赶些回来。

从职业说，别洪民没啥不如意的，他是油田的正式工人。烦心的是家在农村，全由老婆撑着，土地承包后，一个女人守着六七亩田，是忙家里呢，是忙地里？所以一到公休假日，极需放松一下的时候，他却还要回家忙地里的活儿。别看这不是本职工作，干上一天比在班上干一星期都累，还听不到半句好话，老婆总是把一肚子的怨气攒在那里，专等他回家再发。

别沙湾是别沙村的一个自然村。别沙村有六个自然村，分别是荷花湾、杨家台、钟家岭、曲塘桥、马家榨和别沙湾。这个村处在汉江下游的一个曲折地带。它的西边、北边和东边流着同一条大江，宛如一条顽皮的游龙，猛然在这里拐个弯，复

0080124

又掉头飞腾而去。三面的临江距离都不到九华里。每到宁静的夜晚，波扬鱼跃，都能从三面依稀传进村人的耳里。相传当年东海龙王的一个太子从昆仑山西王母处返回龙宫，途经此地时，见这地方花明柳暗，燕舞莺唱，风轻云闲，比瑶台似乎还要多出几分仙气，便掉过头来想再瞧瞧，于是造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传说当然用不着认真，不过这地方美丽富饶，是不虚的。它既有水源充足的稻田，也有土质肥沃的旱地；有绵延远去的悠悠清流，也有各自隔离的大小绿塘；青的竹，翠的柳，稻香莲红，称得上是个鱼米之乡。

别沙村的六个自然村中别沙湾最大，有三百多号人口。名为别沙湾，姓别的却只一家，居民多数姓沙，另外还有几户杂姓。它的西面是条大泓，大泓两岸都是水田；北面、东面和南面是旱田占多数，此刻正是碧浪一片，长着大片的棉花，其间还夹杂少许栗子或者芝麻。这些农田早已按人头分给农民了。如今种植种类仍受政府计划指导，具体投资则参差不齐，庄稼长势和田间管理水平等等，差别都很大，从中很能品出一些贫富气味。

别洪民把车子架在路边，拐进小路，一路浏览过去。各家地里都有人在劳作。两旁的棉花株大叶肥，碧铃累累，芝麻吐出白花，晚粟的幼苗茁壮乌黑。洪民感到这些作物对他并不热情，就像对待一个体面的过客，一副不卑不亢的面孔。

“是洪民吧，回来啦？”

正在自己地里收捡棉花的沙以传同洪民打着招呼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，有着普通同龄农民的深色皮肤和粗大皱纹，两眼深沉，眉宇间有股子专断气，间或还透出点悒郁的影子。他是别沙村的党支部书记。

“哎。”洪民扯扯印有油田标志的工装。每次回来，即使酷暑天气，他也爱把工装套在身上。其实在单位他不喜欢穿那东西，在湾里却不同了，他觉得穿着它在湾里走起来，有种飘然的感觉。“以传叔，朗在搞^①，您也来揪花啦？”

棉农们把炸好的棉花连同座子拽回家去，叫“揪花”；然后坐下来剥去座子，这叫“剥花”。这样，可以缩短田间作业，棉花揪回家后，白天黑夜、晴日雨天、老人小孩都能剥，充分利用了人力、时间。

“呵，来揪花啦。不揪花我还能去干啥呢，你说现在？”

洪民的话使以传油然冒出一一种失落的滋味。他也是个管辖千多号人口的干部，要在生产队时候，上上下下找他的人有的是。他走到外面，“支书”、“支书”老远就有人喊；回到家里，门坎就有被踢破的危险。好多政务等他打发、处理呢，哪有顾这芝麻、谷子的工夫？现在变了，不光家里冷清得很，在路上顶着面也只是句“您揪花去呀”的问话，甚至什么话也没有，一擦身过去了，仿佛打句嘴恭^②就要误他农时。所以尽管公家给他的补助一分不少，他也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“你朗才到家呀？”以传又问一句。

“还没到家呐，先去看看棉花吧。鬼路上死不好走，从早晨蹬起蹬到现在了，您看这。遭孽呀。”洪民抱怨着，又问自家地里的情况。

支书不答，叫他自己去看。

洪民继续往前走。

① 朗：怎，或怎么。朗在搞，即“怎么搞的”。

② 打嘴恭：打招呼。

沙坤的荒地上有只野兔，肥肥壮壮，动作似乎不很灵。洪民禁不住扑了上去。哪知那野兔并不迟钝，身子一蹿，便在又高又稠的野草中不见了。

洪民知难而退，不再追赶，一心奔向了自家的棉花地。他老远就望见自家的地里白皑皑一片。

地里没有玉玲。他勾腰去捡落在地上的棉花。这些棉花同地皮粘贴得很紧，有的硬是钻进了土里，好像要在那里扎根落户似的。他既心疼，又烦躁，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样，你都看到了吧？”回来的时候支书问他。

“唉，太糟了。不知她在家里搞什么名堂。有半个月没来揪了吧？”

“没有半月也有七八天吧。前几天的太阳，你也不看看有多毒。这个时候的棉花隔一天就要揪一次。你看那桃子，肚子多鼓，都排队等着炸呢。一星期不揪，地里还不像下雪呀！又赶上两天雨，嘿，你想好得了好不了？你也不要埋怨玉玲，就算她是个勤快人，一个人也应付不了呀。要是家里有个老人……”

支书瞟了洪民一眼。

洪民掠过一丝尴尬，低头不是，抬头也不是，仓皇中把脸车向一旁。正巧他侄儿培群朝这边来，便喊培群。

培群挎个帆布书包，一顶草帽背在后头。

“您回来啦。还当您这星期又不回来呢。”

“不回来怎么行呀，那么多事。你都下课啦？”

“不是，去竹林了。今儿星期天嘛您朗忘了？”

爷儿俩正说着，一个拉着两条黄牛的青年男子，冲着以传大喊大叫地走了过来。

“老书记，您说这朗处理吧？我那块地都成放牧场了。牛呀，马呀，尽他妈往里面赶。您老说我们家不收粮食，看这，能收粮食吗！个野唧巴们，一个个都快胀死了。”

以传头都不抬，叫他去找伯其村长。

那青年说他找了，村长不管，还说他那地也不能白白浪费，给村里的牲口做点贡献怎么不行。“支书您说，这也是村长说的话！给牲口做贡献，我们吃什么呀？”

“还有脸说咧。”以传仍不抬头，“你那地要不是尽长草，人家能往里头放牛哇？你还是自己找找原因吧。你看你成天都干啥了？堂堂五尺男儿，把个家弄成那样，照这么下去，人家不把牛放在你地里，你老婆孩子也要饿死的。”

这青年叫朱全，二十五六岁，瘦个子，黑黑的眉底闪着一对尖利的眼珠，左腮下斜，有一块伤疤，嗓音略带沙哑。他已成家，有个两岁多大的女娃。妻子是个外乡人，极有耐力，家里地里的活儿他全“包”给了妻子。家里长年盆罐狼藉，脏衣服脏袜子扔在地上，猪鸡满屋跑，大门日夜敞着。他妻子有米时就做饭，没米就不生火了，喝碗凉水也能过去一顿，好在没米的时候少，又好在泓里凉水有的是。两岁多的女儿会满湾里出溜了，拐到哪家都能得口食物。朱全本人就更不用愁了，他路子野，常不落屋，像条缺鼻子牯牛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家里生不生火他不在乎。

朱全是个油子^①头儿，在油子堆里算个人物。别看他没有块头，毆斗起来勇猛凶残，对付三四个人不成问题。当然也有闪失的时候，左腮上那块疤，就是被人用网子络住，拿劈柴砍

① 油子：即流氓。

的。他不敢去医院缝针，肌肉长的凸了出来，腮帮子也下沉了，人都叫他朱全疤子。不过他非但无憾，还蛮得意，因为在哥儿们圈子里，伤疤这东西等于是个资格凭证，多少人羡慕他呢。

在村里只有以传和伯其还敢熊他几句，别的人都怕惹了他招来祸殃。现在以传也不大爱管他了，今天是他找上门来，不得不说他几句。

“那，依您这么说，以后村里的牲口就该都放到我地里啦？”朱全仍不服气。

“我没有那么讲。”以传这才直起腰来，“怎么是都放你地里，沙坤地里的牲口不是比你的还多么？算啦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过几天以黄要回来帮村里放牛，叫他把牛都赶到堤上去。朱全呀，到时候再不收粮食我看你说什么。”

朱全笑着说：“什么，那位厂长？他回来放牛？您不要开玩笑。说句实在话，包给我放还差不多。三十块钱一条朗样？我把全村的牲口都请到我田里去吃，管吃管厠。非要赶到堤上也行，那我们就……”他瞄了洪民一眼，“洪民哥，我们就连人带牛住到水方伯的茅屋里去。你看行吧？也是给你父亲做个伴嘛。反正那茅屋宽敞得很，赶进去十条二十条带尾巴的我看不成问题……”

洪民红着脸没搭理，冲培群说：“走，我们回家。”一边过去推车子。

朱全还在哈哈地笑。

洪民爷儿俩像没听见。

培群坐在车后架上，他们朝湾里骑去。

洪民问培群去竹林干啥。培群说去买书，他大哥培元和月华也去了。

“那他们呢？”

“月华去她老师家送书了。大哥刚才碰见淘子、成奇，可能到大泓那边玩去了吧。”

洪民听了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口没有说。闷着头蹬车子。他心里嘀咕：地里的棉花像下雪，玉玲不来揪花，干啥去了呢？

2

天刚亮。

玉玲听到月华跟培元都起来了。

玉玲在枕上说：“今儿两个朗么没有喊就起，这么早哇？”听没有反响，又问：“月华，天晴了吗？”

“晴了。蛮好的天气。”月华站在檐下梳头发，大声地答应。“不是跟您说了去买书嘛。昨儿商量好的，早点走。”

一听晴了，玉玲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喂，晴了就不要去了，我们去揪花。”玉玲一边穿着裤子，“那些棉花再不去揪就烂在田里了。”本来上个周末她就想等洪民回来一起去揪的，洪民没有回。她一赌气自己也不去揪。哪晓得碰到一场雨，她心里直后悔。

培元跟月华都不愿留下来帮她揪花。

玉玲嚷道：“玩了一个暑期都不说去买参考书，今儿非要去呀？不行，去揪花！”

在刷牙的培元回了一句：“老师没有说嘛，怎么买呀？昨天开学才说的。”

“你也是吗？”玉玲扣着衣扣走出屋，冲着月华问。话里分明有了同意培元不去揪花的意思。

“呵。老师说都是刚出，高中，初中，小学，一套喂，听说。我还要帮我们老师带一本呢。鬼田格本也快完了，还要买田格本。”

“您不是说爷爷说了来揪花的么？那点花您跟爷爷揪得完。”培元满不在乎地说，拿毛巾在嘴上抹了两下，打开碗柜找吃的。

“爷爷来，爷爷来也揪不完！都八九天没有揪了，又下了两天雨，还不知道田里成了什么鬼样子呢。你爸爸又死在油田不回来。他好哦，他又不愁啥，他有锅巴饭^①吃。他在外头快活得很嘞。我们不行啦，我们娘儿仨还要靠这几亩田咧。”玉玲带着怨气。洪民总是周六到家周一回油田，风雨无阻。这两周不知怎么没有影儿了。她心想昨天该回来了，盼到深夜又没有回。

玉玲没有留住两个孩子。洗了几件衣裙拿到泓里去投，准备投完了就去揪花。

在从泓里回来的路上，她遇到了窑场的刘场长。刘场长是来湾里采购柴禾的。两人一边说笑，一边往湾里走。刘场长告诉她，窑场昨天出了一窑好砖。

玉玲说：“真的？这可难得呀。这两年窑上尽烧坏砖了。”想了想又说：“哎，砖要是真好，给我留几千块。你等我的信儿。”

晾完衣裙，玉玲去了洪生那边。

“莲珍，晒花呀。洪生呢？”玉玲向着正往晒簞上倒棉花的沙莲珍说。这时洪生也从屋里出来，便又说：“噢正好，你两个都在。”

玉玲、莲珍的房子，坐北朝南肩并肩挨着，都是一砖到底两间两拖一厢房的瓦屋。厢房也称厨屋，从正房的一侧凸出去，

^① 锅巴饭：公家饭。

仿佛朝前伸直的一条臂膀。玉玲、莲珍的厢房都从东侧凸出，西侧即堂屋的前头是块空场，谷物棉花等等都在这里晾晒。两套房后各有一个封闭着的院子，其尽头是茅厕和猪圈。这也是别沙湾人房屋的基本造型。玉玲、莲珍的房子坐落在湾的中部。

“嫂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别洪生望着玉玲。端正的五官透着憋气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。脚上套着一双没有鞋带的浅口胶鞋。下身穿条短裤，由旧长裤截成，裤管一只长一只短，用一根布绳扎在腰上，脏乎乎的。上身光着，闪着黑红的亮色。

“噢……也没有什么大事。我原来哪个想到这上来……”玉玲的目光在洪生、莲珍之间游移。“是刚才刘场长说，他们昨天出的一窑砖烧得蛮好，说几口窑都有毛病，这几年就没烧出过这么好的砖嘞。他说过了这次机会就不晓得几时再……”

洪生两口子静静地听着。

玉玲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我是想问问，那三千砖……你们能不能在这一窑里把砖买下来？刘场长说迟几天交钱也可以的。”

莲珍停下了手中的活儿。

洪生望望莲珍，见她没有表情，期期艾艾说：“好。那，我们去买吧。”

“你瞎说！拿什么去买？”莲珍狠瞪洪生一眼，转而向着玉玲：“嘿嘿，嫂子，你又不是不晓得，洪生他——他脑壳里死不清白，说话哪有准头。砖的事我们是一直放在心里的，可是今年真的是不行了。明年吧，好不好？明年我们一定还上。”

玉玲心里想，什么明年一定，你这话说过几年了？还想打发我！我玉玲再糊涂，也不会连你沙莲珍撅起了尾巴还不知你屙什么屎呀。

“莲珍，不是我不信你们，自家兄弟嘛是不是，有什么不好

说的。不过这次是个机会，我看就不要再错过了吧？”玉玲笑盈盈望着莲珍。

莲珍凭着妯娌俩历来对阵的经验，知道这种利害关头，玉玲不会轻易收场，这女人阴阳怪气，鬼点子多，很难捉摸，自己的头脑又太憨，嘴上老把不住火候，向来不曾占过她的上风，这一回怕是更要小心点了。三千块砖不是小数，就算两角钱一块，也要拿出六百块钱呀。她何玉玲每月有洪民拿回工资，当然算不了什么，我们就遭孽了。当年洪民去油田当了工人，让洪生这窝囊废留在家里种田，这便宜他们占的还小呀，怎么连几块砖的亏都吃不起，还左一次右一次地讨个没完，也太没有良心了。

莲珍摆了一下头，示意洪生离开这里。

洪生的眼睛眨了几下，背起背篓，下地揪花去了。

莲珍强笑着说：“嫂子。我们的意思也是想还你们好砖咧，就是你刚才说的，这几年那鬼窑上出的砖都像渣耙子，所以就，就一直没……这样吧，你们先把砖买回来，不管多少钱都行，我们明年还钱嘞。这样就都不误了。”

玉玲一愣。她只知道莲珍横不讲理，还不知道她会想出这么狡猾的一手。她沉下脸说：“哟，这话说的。我们要是拿得出钱，还跟你们商量什么？莲珍，不是我说话不好听，你们总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，这都七八年了，还想推到几时是个头？”

这三千砖是兄弟俩分家的第二年洪民买的，打算日后给儿子盖新房用。后来洪生改建房子，要借，玉玲虽觉不妥，顶不住莲珍苦苦哀求，缠得她没法脱身，又说过一年保证还上，就答应借了。没料到一时心软弄得这么被动。

莲珍虽是个急性子，今天咋说也是个欠债方，她想好歹把

事情敷衍过去，说话一直很谨慎，现在听玉玲说得这么损，又沉不住气了。脸一绷说：“哪个推了，不是说了明年还么，还要朗样？跟你说咧，我们这些人虽说不是什么工人、工人家属，论骨气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咧。不要说你只几块灰砖，就是金砖银砖，我们也不会占你便宜。你不是明年做屋么，明年还砖就是。”

玉玲瞟莲珍一眼，冷笑说：“有没有骨气，把砖还了不比啥都清楚？再说啦，哪个跟你讲了明年做屋，我今年就做。你把砖拿来吧，种完麦子我就做屋。不做屋老头子回来住在哪里？”

说到老头子的事上，玉玲觉得自己虽为要砖找到了个理由，同时她也感到一股委屈，话便越发收不住了，眼一翻，说：“有些人就会说风凉话，好像是我们不愿接老头子回来。他哪晓得我们有多难呀。什么父母把儿女当肝尖心尖养啦，儿女们不还那份爱也该还那份债啦。哼，什么该不该？应该的事多啦。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才不管你应该不应该呢。我看这些人有那工夫说风凉话，你做出点实事来我看看好不好？这房子没有砖盖不起来，房子盖不成，想接老头子也是干着急，是不是。”说完盯着莲珍。

莲珍不示弱，也盯着玉玲：“噢！听你这话，你不接老头子倒是我们碍你了？哈，哈哈！”

玉玲头一扭，一副不屑回答的样子。

“你真的要去接啦？”莲珍追问一句。

玉玲感觉这是拿刀子捅了她一下，再不回答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假的了。可她又不想讲得太明。便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！”她觉得这样的回答最有力，也最没有漏洞。

莲珍笑笑说：“我看很稀奇就问问呗，还能有啥意思。我看哪，是不是真去接，跟你刚才的话一样：把老头子接回来了就

都清楚了。嗯？嘻……”

玉玲不吭声。

莲珍又说：“我们不懂什么叫‘做实事’，我们只晓得熬头熬脑地供养婆婆，不像有的人绝情绝义。我们没有让婆婆住在堤边上受罪。”

玉玲说：“你胡说什么！老头子搬去堤边又不是我们赶他走的，是他自己要去的，你胡说什么！”

“是不是你赶走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”

“你……”玉玲被堵得嘴发紫。她恨不得上去揪住那把黄毛刷子在这泼辣女人的麻子脸上扇她两下。

实际上，莲珍的脸上只是雀斑多一点，并不是天花病造成的那种痕迹。她自然比不上玉玲，玉玲长得嫩白透粉，一点不像乡下女人的脸蛋。特别是弯眉底下的一双眼睛，又大又活，仿佛摇荡不止的两口深井，硬是能舀出水来。她是湾里的美人，半里街一带公认的“乡里牡丹”。每到春夏季节，惹眉惹眼的高胸脯，从显得窄狭的花衫下颤悠悠鼓凸出来，莫说在别沙湾和半里街上，就是扭在竹林镇上，哪一回不是引起骚动？连在集市上监督卫生的瘸腿老汉，也要趿着脏兮兮的塑料拖鞋凑上去拉呱几句。

莲珍的模样完全两样。她身材矮壮，一头黄发，粗糙的皮肤红黑相间，加上衣着不讲究，女性的特征比较模糊。她一天忙忙乎乎，大刀大斧的一点儿都不精细，也真精细不过来。她常常穿起洪生的短裤或者培群的背心往地里跑，甚至穿上前襟破裂的衬衫子在屋里屋外忙进忙出，大奶子甩出来大半截，不管有谁过来，就是公公来了，她也全不在乎。莲珍跟玉玲站在一起，互相烘托得色彩鲜明。莲珍却不在意这些。她觉得干农

活儿的人还是她这模样更合算些。

玉玲只恨一时找不出反击话来，就拿些公婆偏心、莲珍不是真为供养婆婆一类的话进行支挡，说自己没有赶老头子走，倒是老太太当年被人赶去过堤边，说莲珍接回老太太是要她回来引娃儿，帮她干家务，不是心疼老太太。

莲珍辩解说，她才不缺人帮她引娃儿呢，她妈就能帮她引。说“老×壳子”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能干什么，一顿好几碗饭，吃倒真不少吃，“你想要就叫她过去吧，只要你不后悔就行”。

玉玲说老太太是自带口粮，昨天老头子还送米来了呢，啥时候吃过你的？不用管饭又能干活的人你莲珍还嫌多呀，舍得让给我？

妯娌俩你一句我一句，全不管在后院刷花的婆婆听没听见，受得了受不了。

玉玲知道上午揪花是去不成了，拿出两块布料，比比画画地裁剪起来。莲珍心里想，你棉花撒在地里都不着急，我还陪不过你？也搬出来一筐棉花，一边刷，一边嚷，两不耽误。

这时候，洪民驮着培群进到湾里。

他们老远听到吵嚷声。洪民眉头一皱，他知道玉玲、莲珍又吵架了。

玉玲、莲珍的这种吵闹是常事，过几天就能说话，多半莲珍先开口，自自然然，仿佛就不曾吵过。玉玲因向来不大瞧得起这位兄弟媳妇，只要莲珍对她开了口，她也就应对起来，似有大人不见小人怪的神情。当然玉玲的这种神情莲珍不会觉察到，用玉玲的话说，这泼辣货脑壳里缺些东西，跟她做事一样，丢三落四。

既然这两人吵架并不稀奇，洪民也就不太在意吵架的事，只是想到棉花地里的情景，火就不打一处来。

“听到了吧？”洪民对培群说，“你大娘又跟你妈在吵呢。”

培群不好说啥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从车上跳下来。

洪民放下车子，青风黑脸地冲玉玲嚷：“吵什么，吵什么！别人都在地里忙，你倒有工夫在家吵架。也不怕人笑话！不要说了！不要说了！！”

活脱脱一副男子汉魄力。神情中真有股叫玉玲不敢咬牙的气势。

玉玲知道洪民脾气中的钢口全在开头，用她的话说，洪民是程咬金的斧头——开头硬，挡过了躲过了啥事没有。而且，过后还会像穿上绳子的牛鼻子，任你往哪里牵。

“嗨！今天这是在哪口炉子里烧过了？带这大的火！”玉玲眼皮不抬地冷笑一声，“几个星期没露面，我正要贴寻人启事呢，朗么就回来了？找不到地方发脾气了是不是？怕人笑话，我怕谁呀？不偷不抢，我要回我自己的东西，怕谁笑话！你是有福气说风凉话，家里的事啥都不用管，在外头好吃好喝，日晒不到雨淋不到，要多体面有多体面。我可没那个福气，只好不顾脸面啦，谁爱笑谁就笑去吧，你要怕给你丢脸，以后不要再回来！是不是。你还晓得别人都在地里忙，我还以为你把什么都忘了呢！”

玉玲加重嗓门嚷了起来。

果然洪民就不是开始时的那个样子了。他觉得自己对家里确是欠得太多，肚子里的气再也鼓不起来，尴尬地朝坐在远处的莲珍笑了一下，看了看怒气未消的玉玲，搓搓手，蔫叽叽地进了厢房。